

现代新儒家传

李山 张重岗 王来宁 ■ 著



梁漱溟

方东美

熊十力

牟宗三

张君勱

徐复观

马一浮

马一浮

唐君毅

李山
张重岗
王来宁
■
著

现代新儒家传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新儒家传/李山,张重岗,王来宁著. —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1

ISBN 7-209-02872-2

I. 现... II. ①李...②张...③王... III. 哲学家
— 列传 — 中国 — 现代 IV. K8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1476 号

现代新儒家传

李 山 张重岗 王来宁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政编码:250001)

<http://www.sd-book.com.cn>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5.5 印张 2 插页 600 千字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209-02872-2

K·391 定价:39.00 元

自序：作为现代思想一脉的新儒学

在刚过去的那个世纪最后一个10年的较早时候，美国有位名叫亨廷顿的，在香港的《二十一世纪》上曾发表过一篇名为《文明的冲突？》的文章。大意是：当苏联解体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大阵营的意识形态冲突已难以存在，代之而起的将是保有不同文明历史人群之间的文化冲突。亨氏特别提醒西方世界，警惕儒家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联合对基督教文化构成的威胁。亨氏说未来儒家文化与伊斯兰文化有联合的可能，既表明他对伊斯兰文化隔膜，也表明他对儒家文化无知。但是，文章在思想界还是引起了相当强烈的震动。据说华人学者杜维明为此曾反复向亨廷顿说明儒家文化的真相，指出基督教文化与儒家文化在未来关系不是冲突而是融合，又据说亨廷顿也大体同意了这样的观点。

这是一件很值得注意的事情。杜维明可以说服一个亨廷顿（假如就像笔者所听说的那样），但他（或加上被他说服的亨氏）说服不了西方世界那些对东方文化既乏了解又有成见的学者们。这就要引起我们的警觉了。当我们在甚至是有意抛弃着自己的文化传统时，我们却因着这传统被人当作了潜在的敌人。对亨廷顿你可以说他对儒家文化无知，却不能说他无知。几千

年主要受着儒家文化熏陶的人群,有人说他们是一个儒家文化人群,无论如何不太离谱。不要以为新文化的建设可以完全抛弃既有的传统,也不要以为不足百年新文化建设就可以完全消除传统的作用;没有那么简单也没有那么方便。在传统面前,唯一可行的态度是老老实实、踏踏实实地去了解它,深入彻底地研究它,力求准确地把握它的优劣长短,而不是先存个什么标准去批判它,把自己与传统对立起来,仿佛自己可以站在传统之外。不要为求得某种心理平衡而去“数家珍”,也不要势利眼地瞧不起自己,应当必可以做的是深入地了解我们自己的历史,深入地了解历史,才可以准确把握未来。一百年来的文化建设在这方面未免心浮气躁,总以为建设新的就是把旧的一脚踢开。天体物理学有一个“测不准”原理,说是在万有引力作用下天体质量永远也测不准;在文化上同样有一个原理姑且名之为“除不尽”:一个文化人群无论多么想布陈一种新的文化,他也不可能把既有的文化全部消除。这个原理,可以孕育历史的正剧,也可以酿造历史的悲剧。但无论如何,对这一“除不尽”的现实有所正视,可以避免文化的闹剧。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新儒学及这一近代历史激荡出的一个思想流派,是应当受到重视的。论对传统的了解,这一学术流派是作了大量有益工作的。他们对传统的认识固然与近代大流的认识有不同,但我们也该倾听一下他们对传统怎么说,就是不同意,也一定是有好处的。

那么什么是“新儒学”呢?为区别于先秦两汉的儒家,人们曾称宋明儒家的学说为新儒学;现在被称为新儒学、新儒家的,是儒学在近代百年来的发展。那么它又新在什么地方呢?一言以蔽之,它是在新的文化激荡下新的学术回应。针对着全盘西化的主张,新儒学强调中国的现代化要有一个中国文化的立场;适应着科学、民主和自由的时代大潮,新儒家试图从孔子、孟子

NBA73/10

乃至老庄哲学中寻求、引申、汲取符合这一新潮流的精神资源。更简捷概括是：不反对中国现代化，承认科学、民主、自由的价值，是新儒学“新”之所在。然而，新儒学毕竟还是“儒学”，它的不失儒学底色的特异之处，乃在于它比任何其他现代思想流派都更强调道德的价值，都更着意去说明道德的形上根基。正是在这一点上，新儒学最易受到误解；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新儒学特见精采。新儒家注重的道德特别被误解为提倡礼教。实际上，“非礼勿动”的宋明儒那一套，早已被新儒家抛弃，道德问题在新儒家这里只是一个“仁”的问题，新儒家们全力以赴的是在形而上的层次说明人何以要对他人讲仁道。这同样是有着现实的针对性的。西方近代文化的发展，是使哲学家在世界的根本处找不到“人何以要有道德”的必然性，于是就有康德出来用“美是道德的象征”的命题，来曲护着实践理性的优先性。尽管如此，西方哲学家、道德哲学研究者，还未见有哪一个公然提倡人类应过不道德的生活。这便是学术思想与现实生活之间存在的一个巨大的矛盾。面对这一矛盾，新儒学力图在本土固有的思想背景和学术传统下，给这一现代人类生活根本性难题作出解答。或者说现代新儒家们，努力捍卫着仁心、仁道这点人所特具的高出动物的理性，由此他们成为西方文化、现代文化的批判者。因而他们声称，“新儒学”根本就不是一个“学派”，他们所捍卫的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点最基本的“常道”。由此新儒学的道德努力，或许可以称之为活在声光电器时代的人类，对一种温暖、和谐的人世存在的向往，一种物质文明越进步，人们会越发向往的向往。不要以为它是虚幻不实的，没有了这样的向往，人类一切所谓进步，就失去了价值的标尺。

新儒学的发轫，与近代新思潮新文化的始建同时同步，而且面对的问题一致。作为一脉被视为“守旧”的思想之流，表面上它与新文化建设唱的是异调，好像是一队怨偶，但深层的用心与

新文化建设并无二样。新儒学严格意义上的创始人是梁漱溟和熊十力。梁漱溟这位当年在北大除为孔子讲话不做旁的事的人,思想的矛头所指,是文化上的“欧风美雨”。这一现实的背后,是在有知识的国民中极其流行的一个信念,即全盘学引入洋文化,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梁漱溟却别调孤弹,在声震屋瓦的“打倒孔家店”口号激荡的时候,却作世界文化“三向度”的比较,宣布西方文化为“欲求”的文化。加上他的“专为孔子说话”,他是一个极其不合时宜的人。但梁氏从来不反对中国要现代化,而且他果然是全无所见么?第一次世界大战把欧洲推向了火海,学习西洋还不该抱些戒心吗?梁漱溟儒家学术的建树,起因于针对国人向西方学习的不良心态。

促使着熊十力走上儒家之路的,则是辛亥革命中表现出的党人的无道德。作为一个辛亥革命的参加者,他不仅经历了武昌起义,而且还参加了“二次革命”。最终让他自识本份的正是这个“二次革命”。因为从这次流产的革命中,熊十力得到一个基本结论:党人缺乏在自己身上作工夫的操守,是革命失败的根因。此后他在一系列短文中,反复表达着他对辛亥以来革命的反思。这决定了他一生为学的路线:为着“清刚正大”的道德正气,寻找形而上的宇宙根源。当他将一场深刻的近代革命的失败归咎于德性的丧失之后,他要做的事情,与鲁迅要做的“改造国民性”工作,有着相同的背景。敏感而深刻的鲁迅走上了挖掘人劣根性一路,一生都在向人性中阴暗面作斗争;同样具有深度心灵的熊氏则走上儒家之路,以对儒家心性之义百倍的信念,一生都在为证明宇宙有大生命、大心灵而苦心孤诣。熊氏与鲁迅,一者被视为保守,一者被视为激进,但学问都以辛亥革命暴露的问题为动因。

新儒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忧患之学。新儒家似乎要比一般以西方文化为指南建设新文化的人,显得更为老成些。当梁

漱溟作着中、西、印三大文化“三向度”的比较的时候，就显出一种对现代文明的戒备之情。而梁氏的忧虑，在熊十力的学生唐君毅那里，有了更具体的内涵。这位以毕生精力建构了庞大的“九境心灵与生命存在”哲学体系的人，他一切学术努力似乎都与他少年时代听到一则关于地球毁灭的神话故事相关。那则故事说，地球毁灭的时候，天混地暗，一切生灵都不复存在，只留一人一狗。一个从事着哲学工作的人对一个“杞人忧天”的故事永葆记忆，只是因为他的时代，科技的发展已经使他听到的故事，有旦夕之间变为现实的可能性。因此在唐君毅“九境”哲学的构架中，他是把科学的心灵监控在道德、宗教以及儒家的仁爱心之下的。声光电器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使人类陷入了“魔境”，为此他不惜喊出“人与神合作”的号召，以防止人的“物化”甚至“毁灭”的发生。与梁漱溟在“三向”文化中的认取中国文化一样，唐君毅在“魔境”、“毁灭”的阴影日益浓重时光里，为驱除它们而畅扬着儒家“天道性命”之学的现代意义。

儒家的“心性”之学，是一个非宗教而宗教、宗教而不宗教的论谓。它的对现代人生命所具有的意义，在牟宗三高亢的道德理想主义那里得到认定。儒家“心性”之学的要义，是相信人的心觉之中，有一种潜在的与天地创生之德相应的精神力量。不断经由自我的努力去开掘它、发明它，人可以在精神上与天地合德，人可以不借神力而成贤成圣。牟宗三以大半生的精力，捍卫并阐发着这一学说的意蕴。他的工作，是由对康德哲学的对比、驳正、补充完成的。他所以能如此地衷气，源自他个人生存经历所获得的见证。当一个人因生活的不幸而陷入这样或那样的过恶中时，内心中所起的烦恼、耻辱等等情感，实际都是本性中那点潜在的良知的根苗在作用。由此他验证了老师熊十力“良知是个呈现”的金石之言。这些恰恰被康德和朱熹忽略了。由此出发，牟宗三发现了康德乃至西方道理性哲学的缺欠，并以儒家

心性学说的要义予以补充。

新儒学作为批判之学这一特点,在徐复观的学术上,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这位国民党少将出身的新儒人物,曾试图以学术拯救国民党,后来又痛切地辨析过蒋介石,揭露过“文化特务”,与台湾的“全盘西化派”干过仗、甚至弄上法庭,也写过大量的时评。但他的最具持久意义的批判,还是在他对中国思想史所作的研究。他的经历使他对政治有痛切体验,因而在《两汉思想史》这部煌煌巨著及一些论集中,对中国古代专制的揭陈,真可谓入骨三分。

作为近代思想史上一流,新儒学也有着相当的阵容,像马一浮对“六经”的言说,张君勱对宋明儒学史的陈述,方东美富于诗情的哲思,以及1949年以前冯友兰《贞元六书》对中国“到现代之路”的思考、贺麟以德国古典唯心论对儒家思想所作的阐发等等,都是近现代史留下的重要思想遗产。

新儒家一派,从诞生到现在已经有百年的历史。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为第一代的代表;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的学术活动主要在1949年以后的港台,他们被称之为第二代。现在正活跃在学术舞台上的杜维明、刘述先、蔡仁厚等为第三代。他们基本上是牟宗三和徐复观在台湾的学生。而牟、徐与唐君毅,都是熊十力登堂入室的弟子。从梁、熊开始的新儒学的薪火传递,真有点当年禅门“曹一角,临天下”的架式。第三代之后的新儒学发展前景尚未易言,但有一位年轻学者的思考很值得注意,那就是牟宗三晚年的学生林安梧。前代新儒家讲“内圣外王”,讲究以“内圣”带出新“外王”,是一种主观境界形态,发展到林的老师牟宗三可谓走向极至。还在牟宗三在世的时候,这位牟门后劲就开始了新的思考,试图给“外王”所关涉的物质世界改造方面以更重要的位置。这种对老师学说的扬弃,他自己甚至称之为对老的“新儒学”的“解咒”。是值得关注的。

本书只选取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勱、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七位新儒家进行描写，只是因为有的人物如冯友兰研究较多，读者知道的也多；有的人物资料一时不具；另外篇幅过大也是问题。但本书中该涉及的人物都涉及到了，因而有些人如马一浮，虽未有专传，但看别人的传如熊十力时，他们的主要活动也可以有大体的了解了。

此书的动念起于1995年，算来也是“跨世纪”的事了。此书能够写成、出版，得感谢它的编辑于宏明先生。于先生在出版上有见识、有魄力，学问面广，与他合作令人愉快。另须说明的是，书中梁漱溟一章是王来宁写的，张君勱、方东美、徐复观是张重岗写的，其余是我写的。写成之后互相看过，有不少切磋。写这本书，读新儒家著作，在笔者们先就感觉收获是很大的。你并不一定完全同意新儒家的观点，但他们的思考却不是轻易得来，他们所显示出的思想腕力和学术素养，更是可以让人长精神的。

最后敬请读者不吝赐教！

李山 写于北师大丽泽10楼

2001.5.12

目 录

自序：作为现代思想一脉的新儒学 (1)

一个中国人的现代化努力

——梁漱溟传 (1)

1. 世家
2. 宽放的父亲
3. 求学
4. 折入佛家一路
5. 替释迦和孔子说话
6. 父亲的自沉
7. 以孔颜的人生为现代人开路
8. 乡村自治(一)
9. 乡村自治(二)
10. 第三种力量
11. 斡旋
12. “农民问题”
13. 沉思
14. 匹夫不可夺志

归宗大易的心路历程

——熊十力传 (113)

1. 乡村教师的儿子
2. 从新学青年到革命党人
3. 转折
4. 内学院里的“空空道人”
5. 二十年代在北大
6. “我打破轮回观念了”
7. 养痾西湖
8. 北大讲师
9. 内学院的叛徒
10. 飘泊西南天地间
11. 江津论道
12. 勉仁著书
13. “语体文本”
14. “外王”之学
15. 动荡中的游踪
16. 临歧分手
17. “确乎其不可拔”
18. “唯心论者”
19. 索隐乾坤
20. 回归海灭

学术与政治间的徘徊者

——张君勱传 (237)

1. 学历介乎新旧之间
2. 问政与求学并进
3. 科玄论战
4. 制宪事业
5. 政治生涯
6. 治学路径

情契宇宙的诗性生命

——方东美传 (321)

1. 从东方走向西方
2. 文化生命
3. 从西方回转东方
4. 独步国际学坛
5. 传道
6. 诗人
7. 浪子归来

文化意识宇宙中的巨人

——唐君毅传 (375)

1. 少年的烦恼
2. 孤僻的中学生
3. 在大学
4. “文本”人生的最后几年
5. 道德自我之建立
6. 飘泊海外
7. 新亚岁月之一：撑开中国文化的巨伞
8. 新亚岁月之二：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
9. 新亚岁月之三：人文精神之重建
10. 新亚岁月之四：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
11. 新亚岁月之五：花果飘零的悲情与灵根自植的努力
12. 在困境中著书
13. “成教”哲学的历史
14. 再造通天塔：生命存在与九境心灵

在“生命的学问”中证悲证智

——牟宗三传 (533)

1. 在混沌中成长
2. 泛滥的浪漫时期
3. 智慧灵觉的辉光
4. “良知是个呈现”
5. 困顿与沉沦
6. 客观的悲情
7. 道德理想主义
8. 儒学的生命意义
9. 五十而知天命
10. 疏通中国文化的大动脉
11. 向上帝要回智的直觉
12. 内圣外王的“哲学原型”
13. 在台讲学
14. 圆满的善
15. 客观地了解中国文化
16. 最后的关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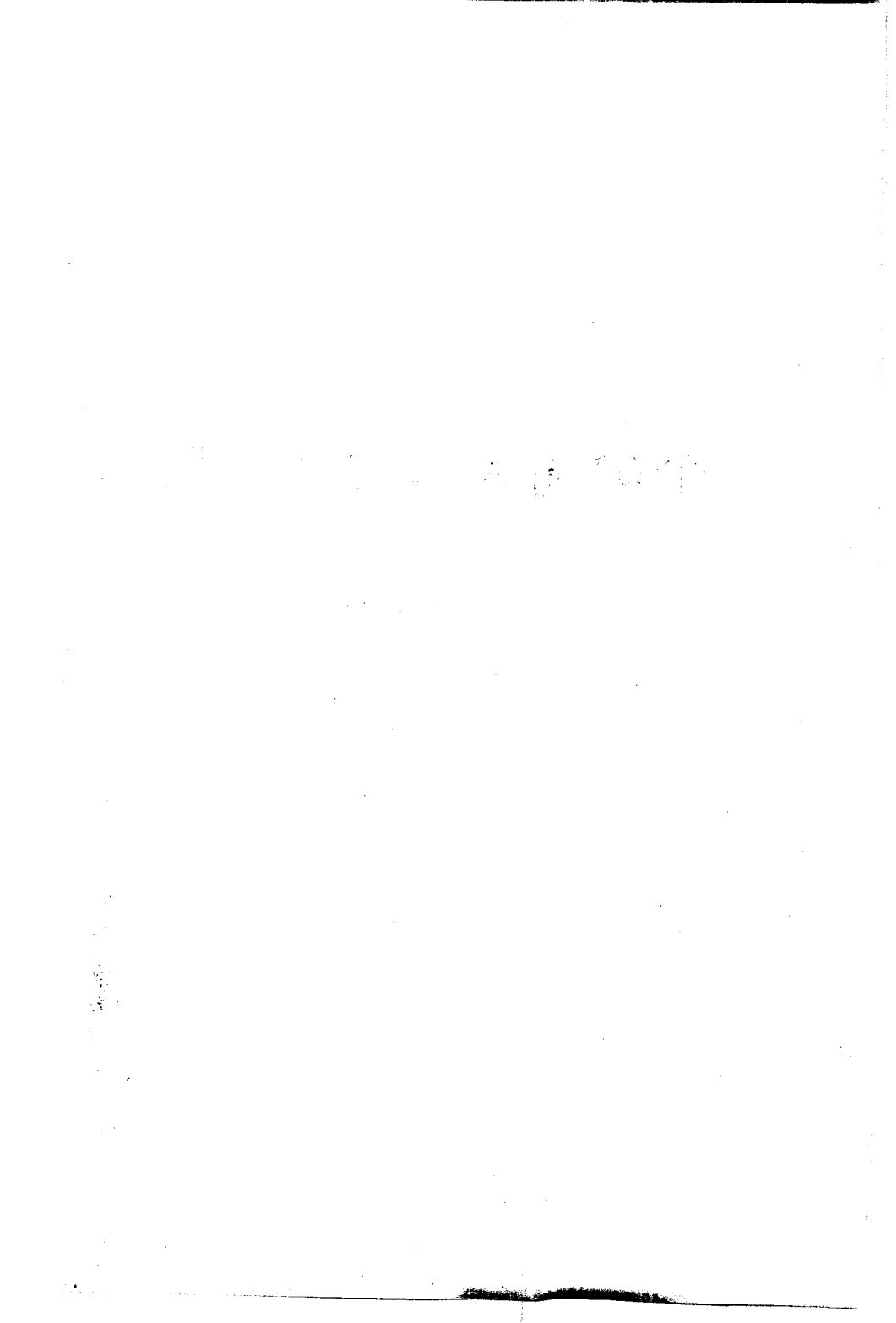
挺立在政治与学术的风口的勇士

——徐复观传 (721)

1. 家乡：逃避与返回
2. 求学
3. 从军
4. 追随蒋介石
5. 拜望熊十力
6. 脱政宗学
7. 最奈何不得的是这感愤之心
8. 学界对手
9. 与新儒同人的分歧
10. 中国文化两大支柱
11. 无惭尺布裹头归

一个中国人的现代化努力

——梁漱溟传



1. 家世

梁漱溟，初名焕鼎，字寿铭。1912年，梁漱溟在天津《民国报》任编辑及外勤记者时，曾用寿民、瘦民作笔名。有一次总编辑孙炳文为其写了一把扇面，上款题以瘦民的谐音“漱溟”，遂以此为名，延用一生。清光绪十九年重阳节（1893年10月18日），梁漱溟出生于北京城安福胡同；70天后，毛泽东出生于湖南省韶山冲的一个农家小院；2年后，冯友兰出生。这一年，胡适已经3岁，正在蹒跚学步；而9岁的熊十力则一边忙着在湖北省的张家湾为邻家牧牛，一边背着《三字经》。

此时，正是中日甲午战争的前一年，中国历史正处在重大转折关头，后来所有的种种剧烈变动正在酝酿之中。

从种族血统上说，梁氏本元朝宗室。祖先可考者，据旧谱记载，其一世为元朝皇室也先贴木儿。也先贴木儿的父亲，为元世祖忽必烈第五子和克齐。元亡，顺帝携皇室亲贵逃回漠北，然也先贴木儿一系不知何故滞留河南汝阳。明初，改汉姓梁。汝阳属大梁，这个姓取自“孟子见梁惠王”一语。清乾隆年间，第十九代梁屋迁往广西桂林，故梁氏后人即以广西桂林为隶籍。但实际上梁屋之子宝书，即梁漱溟曾祖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考中进士后，历任直隶定兴、正定等县知县和遵化知州，即举家定居京师，再也没有回到桂林。

梁宝书嫡长子梁承光即梁漱溟祖父，少负才气，任侠，年18（1849年）应顺天乡试中举人，他“磊落豪放，交游甚广，喜谈兵，

好骑马”，是当时京城有名的学者、诗人和军事战略家，任内阁中书，委署侍读。他的一些朋友如钱沪珩、孙莱山、潘伯寅、徐继畲、李守愚等都是名士重臣。1864年，为防止捻军的进犯，加强防务，梁承光专折奏补为永宁（今山西离石）知州，遂迎家眷入晋，居于官署。时捻军势盛，承光昕夕筹防，殚精竭虑，至极勤劳，竟至于1867年正月病卒于任所，年仅36岁。有遗集《淡集斋诗钞》行世。

1859年10月10日，梁漱溟父梁济（字巨川，又字孟匡）由承光侧室陈氏生于潘家河沿京邸。罢官居家的梁宝书以望六之年得孙，深以为喜。济6岁开蒙，由宝书亲授《大学》、《中庸》、《论语》等儒学经典。承光卒时，济9岁，嫡母刘氏、生母陈氏以母代父，育教诲，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梁济身上。承光谢世三个月后，梁济一家悄悄返京，为避债务，借寓兵部侍郎、姑丈陆仁恺家，“拥挤瑟缩，屏营困苦，每日除侍祖父两饭外，不花一文”。

梁氏家族虽然失去了财富和权力，但在异常艰辛的生活环境中，刘氏以超人毅力与女性的坚忍向儿子灌输着成为社会栋梁和儒家理想的承担者的思想。她亲课梁济古牍，训督勤励，将《诗经》、《书经》亲手裱褙，装订成册，期待幼子能建功立业，光宗耀祖。据梁济回忆，母亲“常勉以成人立品数大事，频问男长大愿为何等人……”，“余勉承母教，作事不避迂拘，思唤起世道人心，去浇薄而就诚笃，不惜以性命贡献于社会……”^①。可见嫡母对梁济一生影响之巨。同治八年梁济一家移居高碑胡同。从此，他白天随表兄陆嘉会去愿学堂学习，晚上刘氏则亲督其温课。为贴补家中日益拮据的生活，1875年，刘氏在家中设蒙馆课徒，前后计30余人。

光绪四年，20岁的梁济继病故的陆嘉会成为愿学堂义塾教

① 梁济：《别竹辞花记》，《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55—56页。

师，他在教书之余，致力科举，于1885年在顺天乡试中举人。主考官翁同龢为梁家世交，颇为梁氏后人修成正果而欣慰。后，梁济屡试会试不第，靠做家族教师或幕僚为生。至1898年入仕，授内阁中书，因参与修皇史宬书有功，晋升为四品官位的侍读。此时，他已是焕鼎、焕鼎、焕诘、焕绅四个子女的父亲。

梁家三代入仕，宝书尚有清名，见称于史书，承光亦大有行节，所以属官宦世家，同时，梁家又多进士出身，承光、梁济皆有遗著行世，漱溟祖母、母亲都能诗文，所以又属书香门第。这无疑为漱溟的成长提供了一个比较优裕的环境。但梁家人的入仕并不成气候：宝书因得罪上司被夺职，卸任后“无铍而有债”；承光替父还债，债未清而身故；济40岁方入仕，“又总未得意，景况没有舒展过”。所以梁家几代并没有养成那种世宦习气，倒是亲身经历了不少“市井琐碎、民间疾苦”。梁济一直到30岁以后，家境才稍有好转。拮据的家境加上慈母的严格教育，使得梁济远离了京城官宦子弟的纨绔习气，而陶养了端正刚大、简朴务实的作风。

没落贵族的家族似乎容易产生过分敏感的后代。在这方面，梁漱溟也不例外。他后来形成的敏锐的感觉和悟性，以及伴随其一生的道德忧患意识、责任意识和不断进取的精神，肯定与这个家族和家庭有关。正因为有这样特殊的家庭背景，使梁漱溟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与同时代思想家几乎完全不同的成长道路。

2. 宽放的父亲

幼年的梁漱溟瘠瘦多病，气力微弱，往往未到天寒，手足已